

民族的就是世界的。世界文明是我之文明的温床，世界文明是我创作的源泉，更是我之文学的坐骑。



就难免想起本·安德森那著名的说法——‘想象的共同体’。确实，如果说安德森将‘民族’都视为想象的共同体，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充满了争议，那么，语言、文学和传媒在建构认同上的重要性，在他之后却是再没人能轻视了，尤其是在当下，在这个媒体时代。”

小到“家”大到“国”，作家们用叙事构建一个个共同体，这些共同体拼成一个浩大的世界。

上海作家路内说：“我们有一个局域的叙事共同体，比如说中国，比如说汉语，同时它应该具有一种向外的延伸能力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，并且要向内能够汇集到其组成部分，那么这个叙事共同体我们不应该过度地强调问题，但是也不应该恐惧分歧，因为共识和分歧本身就是叙事共同体的特征。没有一个明确的操作手册在限定规划这一当代叙事共同体的运行，它自身处于快速的发展和变化中，无疑也受到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。它会屈从于读者，但也会疏离于读者激起身亡或者长久成为叙事经典，这就是我们活在此刻所能体验到的可能性。”

鲁迅文学奖得主、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的母语是蒙古语，

上海作家路内。



而他使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。他说：“我觉得有意义的是，在汉语的创作中，有很多时候我仿佛是在进行一种很奇妙的翻译，是将我构想出来的召唤出来的那些人物，那些人物讲的蒙古语以及那些方言，通过我翻译成汉语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体验到不同语言的内涵和韵律带来的叙事活力和多样性，这种多样性裹挟着的是一种特别强劲的历史惯性，形成了一种我自己的一种写作风格，而这种风格里面又有我自己本民族的文化，又有中国几千年汉语的精气神，才有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被赋予新的汉语形象之后，所带给我的丰富异样的叙事资源，语言、文字、文学得天独厚的互鉴之下的那种亲近和理解，还有碰撞和学习。从接触到世界的面貌那一刻起，在不断的贪婪的一种阅读中，我从各种形态的叙事中，在强烈丰富的各色文化中不断地去填充和打磨自己，我让自己站在世界之风的当口，迎面接受吹拂。所以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像今天这样更适合说那句话：民族的就是世界的。世界文明是我之文明的温床，世界文明是我之创作的源泉，更是我之文学的坐骑。我觉得说到叙事共同体，对于文学，可能它折射的是它的未来，它发展的是它的过去，而它回应的却是它的当下。”

而8月17日，在上海群众艺术馆举行的“家·国——2023上海智慧女性读书讲坛”也可以看作是“叙事共同体”的另一种讨论。

作为上海书展的组成部分，这是智慧女性读书讲坛再次与大众见面。奚美娟、赵丽娜、任长艳、盛弘作为优秀女性代表在讲坛上讲述“家·国”故事。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。家庭是社会结构的最小单位，女性是幸福家庭的灵魂。从小家到大家，她们用自己的方式保家卫国。一心装满国，一手撑起家，她们的人生很精彩。

开卷有益，跟着书籍行走，常念壮丽家国。

